



孔庭學齋五卷

濟華堂集



光緒三年二月重刊於武昌省垣

孔庭學齋文集

孔庭學齋目錄卷首

卷一

朱子熹

張子載

程子頤

卷二

董子仲舒

范子甯

陸子贛

周子敦頤

程子顥

邵子雍

諸葛子亮

王子通

韓子愈

卷三

韓子

琦

胡子

瑛

司馬子

光

謝子

良佐

羅子

從彥

李子

侗

卷四

李子

綱

張子

斌

范子

仲淹

歐陽子

修

楊子

時

尹子

焯

胡子

安國

呂子

祖謙

陸子

九淵

蔡子

沈

黃子

幹

陳子

涪

真子

德秀

魏子

了翁

何子

基

王子

柏

文子

天祥

卷五

陳子

澹

趙子

復

金子

履祥

許子

謙

許子

衡

吳子

澄

薛子 瑄

胡子 居仁

陳子 獻章

王子 守仁

蔡子 清

羅子 欽順

谷呂子 坤

劉子 宗周

黃子 道周

孫子 奇逢

湯子 斌

陸子 隴其

孔庭學裔弟一其

貴筑傅壽彤撰

嗚乎天之有道也既不能斬之而不以生人即以其不能使人不知不能也故其在天下也無間於知愚無分於聖凡莫不付以窮神達化之資唯其迫於拘蔽之故不能學焉以復其天則有知者之所知所能而為愚者所不知不能者矣則有聖者之所知所能而為凡者所不知不能者矣嗚乎此道之所當求而學之不可以已也雖然學矣而不奉夫已至於斯

者以爲的則無用力處欲奉已至於斯者以爲的而不綜其生平得力之故服膺之饜飶之則用力矣仍無下手處也因謹取漢唐宋元以來從祀孔子廟庭諸儒事蹟反覆疏證並各究其學所以至此之由綜爲數語以標識之蓋以道無古今之異學有今古之分古之儒者由萬會一第從事蹟中究本原而其得力處已可知今之儒者由一及萬必從本原中印事蹟而其得力處乃可見則是編者非卽所以究其本原之處而考其得力之故致此之由者歟故自朱子

而下所錄凡若干人一以孔庭位次爲先後有以敬爲宗者靜爲宗者誠爲宗者中爲宗者虛爲宗者窮理爲宗者復性爲宗者慎獨爲宗者誠意爲宗者小學爲宗者存心知性爲宗者體認天理爲宗者立志忠信爲宗者其得力固不一矣而其會歸處又無不有至一者存一者何仁而已矣且夫天以生育爲心故仁可以貫四德之大聖人以愛敬爲本故求仁可以該聖學之全顧嘗論之學不外求仁矣而求仁又不外乎強恕所以協夫強恕之宜而不於情外求理

理外用情也則又不外夫格致之功所以格物致知以求情理之合於一也則又不外夫誠之之學所以貫其誠於格物致知強恕求仁之中而無紛歧無罅漏以無間斷者則總不外朱子居敬持志之論由是言之強恕者求仁之事也格致者強恕之方也存誠者格致強恕之本而居敬持志者又存誠以格致格致以強恕強恕以求仁之本也嗚乎仁豈易言乎哉增一分欲缺一分理自非上聖未有不自人欲中積天理者但使日對此編儼諸儒之相與陟降焉晤語焉卽未獲驟能有積也則亦庶幾乎其不敢放云道光二十六年歲在丙午三月望

朱子

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小邾子之裔南宋時婺源人年十八舉進士同安主簿選邑之秀者爲弟子日講修己治人之道孝宗初上言記誦詞藻非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自然意誠心正足以應天下之務又修攘之計

不卽定者和議誤之也金有不共戴天之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又本原之地在朝廷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斯民之休戚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監司監司之用舍在朝廷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召對一言大學之道在格物以致其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

行而未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一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聖人所以威制遠人之道授武學博士時主和議不合歸薦授樞密編修以喪歸屢召辭嘉其廉退命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納粟者依格推賞至郡學進士子與之講論新白鹿洞書院爲學規詔郡守具民疾苦遂上書曰天下之大務在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上正心術以

立綱紀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上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上之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邪私之路若近習之臣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私摯之鄙態集嗜利無恥者各入其門喜則陰爲引援惡則密行詆毀公肆擠排勢成威立靡然向之名爲上獨斷而實此一二入陰持其柄上獨未之知耳浙東大饑提舉鹽茶召對首陳災異之由修德任人之說次言卽位之初嘗選英豪任以政事不能盡

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取輒熟易制之人充其位於是私褻使令之才始得以奉驅使又慮其偏重以壅已也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而操切之未能正朝廷之大體固已失其本矣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

重者既挾其重以竊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自計
遂使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
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槌人人
皆得滿其所欲惟主上無所得而獨受其弊上爲動
容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舟至
甚衆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人不及知郡
縣官吏憚其丰采所部肅然凡政不便於民者釐而
革之隨事處畫爲經久計行社倉法上曰朱熹政事
甚有可觀知台州唐仲友遷江西提刑未行朱子按

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皆匿不以
聞朱子持論愈力章六上命代仲友職辭歸數年授
江西提刑以疾辭不許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
制錢之病科罰之弊次言燕閒之中虛明應物必純
天理盡人欲爲善充其量除惡去其根今一念之頃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故禮貌大臣非
不厚而便嬖側媚得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
切而柔邪庸繆得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公論正議
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

報仇雪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力養財而未
免愁苦歎息願謹察於天理人欲敬以充之無一毫
之私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
謂正心誠意之論勿以爲言朱子曰吾生平所學在
是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授兵部郎以足疾辭時本
部侍郎劾朱子並無學術竊張載程頤緒言餘論從
者數十妄希聖賢其僞不可掩上察其誠加直寶文
閣辭奏進封事言天下有大本有急務天下之大本
君心是也天下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反復
數千言時夜漏下七刻上秉燭覽之終篇加祕閣修
撰光宗卽位辭命知漳州除縣屬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婚喪之儀解說以
教子弟俗崇釋氏男女聚爲會女不嫁者爲庵以居
朱子禁之朝論欲行經界乃訪事宜擇人才及方量
之法上之詔先行漳州經界明年舊相史浩入見請
收天下人望授朱子祕閣修撰漳州經界竟報罷以
言不用自劾會使者至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

乃命知潭州洞獠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
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
者畢至寧宗卽位相臣趙汝愚薦授侍講屢剴切上
陳皆不報時韓侂胄居中用事上言左右竊柄之失
得手詔憫卿耆艾恐難立講乃以疾乞休或誣以罪
落職門人蔡元定亦置道州編管久之復與致仕恩
澤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四十日家故
貧篋瓢屢空晏如也或誣以售詐沽名誣以僞學逆
黨誣以結黨窺伺凡從遊之士特立不顧屏伏邱壑

朱子曰講學不休或勸屏生徒笑而弗答籍田令陳
景思勸侂胄勿爲已甚乃止理宗朝贈太師信國公
諡曰文

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
以成始而成終自孟子後未有若此其精者也故
論者謂爲集諸儒之大成壽形按朱子自序之言
有曰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
本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
語尤賅備

周子請大報謝

名敦頤字茂叔宋時道州營道人官分邑主簿有冤獄下訊而決授南安司理有冤不當死者轉運使欲深文內之衆莫爲爭茂叔獨與辨將棄官去曰尙可仕乎殺人以媚其上吾不爲也使悟冤得自命知南昌南昌人曰是能辨分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以得罪爲憂而以污穢善政爲恥授合州判事非自經理者吏不敢決部使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怡然使視其所爲執其手曰

今而後知周茂叔也授廣東提刑以洗冤澤民爲任行部不憚勞苦瘴癘險幽從容按視之以疾求知南康軍家廬山蓮花峯下名曰濂溪程伯淳正叔往受業焉傳至朱子愈顯後諡曰元學者稱濂溪先生

周子之學博學力行聞道甚蚤以主靜爲本無欲太爲入門壽形按窗前草常不除曰與自己已生意一般又常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嗟乎其殆一爲仁者與一具其靈器行以仁爲首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宋時鳳翔郿縣人年少喜談兵年二十
一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
可樂何必言兵因勸讀中庸舉進士授雲巖令以敦
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召鄉人飲酒高年則親酬以爵
示人以養老敬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訓戒子弟之
意神宗時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召見訪以
治道授崇文校書往決明州獄還以疾屏居南山下
終日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好學力行不
倦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呂大防薦其善發聖人

之遺旨論政治有合於古詔知太常與有司論禮不
合引疾卒家貧門人歸葬之贈館職後諡曰明爲關
中士大夫所宗師子曰收其遺而論其
張子之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其
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壽形按
夫子與二程論學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乎所
幸謂自足者不誠可思耶文苑士云主書田

程子誦禁武坐吾其人簡曰善輝律不窮去收
名顥字伯淳宋時河南洛陽人舉進士官鄆縣主簿

代令折疑獄如神歲傳南山石佛頭有光男女聚觀
莫能禁先生召其人謂曰吾職事不能往如復有光
幸得其首就觀之遂去其妄移上元主簿田稅不均
先生代令畫法民不知擾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
數百未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灌溉盛夏
隄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由府稟司計功調役非
月餘不能興作伯滄曰如是則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敢辭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宋仁宗時
遺制三日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

請盡今日若朝而除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顯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
者茅山龍池有物如蜥蜴而五色人咸奉爲神物先
生得而脯之遷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曰顯
常愧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人以事父
兄出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
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見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
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

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不知爲學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習儒者衆矣爲鄉社立法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有萬家三年無傷人及盜者秩將滿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有之必某甲之弗革也詢之果然改著作佐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知其名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皆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

感人主嘗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上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及王安石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召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聽之安石爲之媿屈居職八月數論時政末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乎卽使倖有小成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非天下福也乞去言職命提刑京西辭改僉書鎮軍判官

司馬光上書求退稱先生公直使者程昉治河取澶
率八百而虐用之逃歸或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
死而歸弗納必亂卽親往啟門約少休三日復役衆
謹大具以事聞得免役曹村決先生曰如是則京師
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卽馳諭士卒曰女知
曹村決則注汴京乎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
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帝欲使修三經義安
石不可命知扶溝縣邑多惡子取行舟財貨歲焚舟
數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賞夙惡分地處之以

挽緯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邑無焚剽患丙侍王中
正巡閱保甲諸邑侈供張悅之先生曰吾邑貧不能
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吾故青帳可用耳判
武學安石黨論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先生教人
自致知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邇而鶩高遠
卒無成焉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
惑人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開物成務自

謂無不周遍而實外於倫理自謂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學非淺陋固滯必入於此此正學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焉而後可入道矣先生進將覺斯民退將明之書其門人甚衆語言平易賢愚皆獲其益哲宗朝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遠近之人知與不知聞者莫不哀之文彥博衆論表其阡曰明道先生後謚曰純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

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載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又言先生純粹於金溫潤如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金石孝弟通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測其蘊浩乎若河海之無際行已內主敬而行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無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爲政治惡以寬而得中處煩以約而

能裕人皆病於顧慮先生綽然也衆皆以爲甚難先生沛然也
曰不殆無欲於人哉
明道程子之學主於敬而得之以想見善若出於
卒已不欲勿施於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
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代表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
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程子爲聖而天賦靈矣夫主主于謙益其不謝之學
名頤字正叔伯淳其兄也均生於黃陂父命偕兄從

茂叔受業爲弟子年十八上書天子黜世俗之論以
王道爲心適太學胡瑗問曰顏子所好何學正叔答
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道
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爲人其本真而靜其
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
形而動其中矣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情熾而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愚者縱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學者
先心知所養然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

道在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
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
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
僻之心無自生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夫子稱之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此好學得其道也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顏子必思而得必勉而中所未至者化也好學之
篤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
麗辭爲工鮮有至於道者則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
得其文延以學職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大臣薦不赴
哲宗初司馬呂公著薦之曰河南府處士程頤力
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召爲祕書郎
擢崇政說書先生謂頤少溫潤之氣范滂夫色溫氣
和尤可格上心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上在宮
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
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文彥博呂公著入侍

經筵相與歎曰真侍講也或詆以洛黨竄涪州人曰
此族子與門人爲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
情厚不敢疑渡江船幾覆同人號咷獨安坐如平時
或問焉先生曰心存誠敬耳在涪著易傳與弟子講
學無憂色赦歸無喜色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
日自謂學之力也先生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徽宗初
復其官又奪之詔覺察所著書先生遷龍門之南止
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謂
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盛四十五十而後完年

雖七十較前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
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天性端嚴學問純慤中立不倚必莊必重肅如也嘗
讀表記至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以爲至理伯淳
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宏廣正叔先生則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德異而道同後復宣議即致仕諡曰正學者
稱爲伊川先生

伊川程子之學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標準而
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自家

而國以達於天下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壽形
按夫子嘗曰學者不可以不誠而生平甚愛表記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且以常人之情才放肆
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是亦以敬爲宗
也蓋古賢大德君子其所以爲聖賢者其所以爲

邵子

名雍字堯夫宋時河南洛陽人先生少慷慨有大志
於書無所不讀爲學堅苦自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
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吾猶未及四

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間幡然來
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程伯淳見之歎曰堯夫內
聖外王之學也北海李挺之攝共城令造其廬曰有
義理之學子知之乎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有物
理之學子知之乎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有性命
之學子知之乎對曰未也願受教堯夫乃從受河圖
洛書及六十四卦象李氏之傳遠有端緒堯夫探賾
索隱意悟神契洞澈蘊奧發千載不傳之祕博而能
精多其所自得者遷居洛陽躬農以養其父母雖平

居屢空怡然以名教爲樂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
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相從與遊爲
置田宅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自號曰
安樂先生先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
日衆其德器粹然高明清邁坦易渾厚貞而不諛通
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宴笑終日若無異於
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至公
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仲春仲秋乘小車行洛城中
士大夫聽其車聲爭迎之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

以爲我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逾月忘歸與子言
孝與弟言弟與臣言忠與朋友言信以風諭於道樂
道人之善而不念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多矣先生之學精深浩博
從問經義應對不窮論天下事當局者不及也端明
學士司馬光兄事之鄉人相與語曰毋爲不善使司
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王安石新法州縣苦
之爭欲去先生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雖嚴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徒去何益先生有疾橫渠問曰

先生論命否曰知天命矣橫渠曰先生知天命載復
何言伊川先生曰更有見告乎曰行路宜寬路偏則
不能容身况能行乎詩曰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
明道先生爲誌曰自七十子學於夫子得其傳者惟
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其餘弟子各以
其所宜爲學千餘年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
爲有傳成德若先生可謂安且成矣贈著作郎有司
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患好惡有成心挾私智以求
道也故求諸四方萬里之外天地陰陽消長之變無

所不可而折衷於聖人雖探象數不以自名也居之
而安行之而成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乃諡
康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爲詩和平有理著擊壤集
學者稱康節先生

邵子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少時雄於才既學
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老玩心
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
之變然後頤然其順浩然其歸故程子曰堯夫內
聖外王之學也壽形按夫子臨終時詩曰生於太

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幾何年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嗚呼此可以得其所主矣

大漢高皇帝王公之事以可必經及其學法以心
游于之學錄一不難其書故大小無難欲大博學
樂於其學故決生

其始時皇孫繼世六十許餘指其平序要書經史
而後之不可及也其書曰漢書曰史記曰論衡曰
漢書曰漢書曰漢書曰漢書曰漢書曰漢書曰漢書曰

孔庭學齋第一

貴筑傅壽彤撰

董子之說世以玄學視之其曰煥然學問

名仲舒字寬夫廣川人為博士明於經術長於春秋
下帷講誦學者師之次相受業或莫睹其面三年學
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孝武帝詔舉賢良三試
其策乃使為江都膠西藩相病免凡兩相藩國正身
率下數上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歸修學著書朝
廷有大議使者就問之對皆有法漢之推明聖學抑

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所上
條教百二十有三篇講春秋復數十萬言習公羊傳
其董子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
不舉茂才孝廉皆自夫子發之壽彤按夫子言道推
不本於天其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
董子之處時出以佐陽則仁之說也其曰勉強學問則
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則強恕求仁之說也其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嚴所喻以爲強恕求仁之
地之說也

諸葛子

名亮字孔明蜀漢時瑯琊人也隱居南陽隆中躬耕
隴畝好爲梁父吟漢昭烈屯兵新野徐庶曰諸葛孔
明卧龍也將軍其願見之乎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徽
徽薦孔明以爲俊傑昭烈欲召見之徐庶曰此人可
就見不可屈致昭烈三訪於隆中告之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至今日然志猶未已敢請計將安出孔明對
曰自董卓之亂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計曹操
名微而衆寡然遂能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
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閱三世國險民附此可爲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
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
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

不知存恤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
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
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繼則命一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稱善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得水也昭烈時依劉表表後妻譖長子琦琦謀所以
自安孔明曰子不聞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
乎琦求出爲江夏太守及劉琮降於曹操昭烈率衆

南行操追及夏口孔明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
時孫權觀望成敗擁兵柴桑孔明謂曰將軍據有江
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操爭衡今操破荊州英雄
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東甲事之
今託服從之名而懷猶豫之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
矣權曰苟如斯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孔明曰田
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
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

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
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然
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軍雖敗
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將軍水軍精甲萬人劉琦
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軍遠來疲敝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
魯縞者也且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
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
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

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乃發水軍三萬隨孔明至夏口時孔明年二十七佐昭烈以吳軍破曹軍百萬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領荊州牧以孔明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益州牧劉璋使法正迎昭烈並擊張魯孔明與關將軍共守荊州昭烈攻益州孔明與張飛趙雲卒衆泝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孔明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孔明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表於獻帝封昭烈於漢中獻帝孫位

羣下勸昭烈卽位不許亮曰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劉氏之後紹世而起卽帝位宜也從之都於蜀元年命亮爲漢丞相錄尙書事領司隸校尉三年昭烈帝在永安疾亟召亮於成都顧命曰卿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亮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後帝元年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軍國咸決於亮乃與吳平三年亮征南中得夷長孟獲使觀營陣獲曰嚮不知虛實故敗此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猶縱之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卽其夷長
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無所
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
二不易也又夷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
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漢夷麤
安耳五年漢丞相諸葛亮上書北討魏駐漢中遂次
沔陽六年春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出疑軍據箕谷
遂帥師出攻祁山陳伍齊賞罰肅號令明取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關中響震使馬謖與魏戰謖違亮令致

敗以軍法戮之亮表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軍駐
漢中冬出散關圍陳倉敗魏師復平二郡糧盡還命
復丞相九年漢丞相諸葛亮復上書北征魏始以木
牛運糧敗魏師糧盡還軍駐漢中十二年春亮悉大
衆出斜谷始以流馬運糧據五丈原亮患糧不繼使
已尊漢之勢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
雜於渭濱民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秋
漢丞相諸葛亮卒於軍軍退魏帥按其營壘曰天下
才也孔明少以管仲樂毅自許及觀其澹泊明志甯

靜致遠義輔漢室忠保幼主明漢賊不兩立則一代
之醜儒直繼伊尹太公後矣諡忠武侯文中子曰諸
葛無死禮樂其可興乎著諸葛氏集二十四篇
曰夫子誠子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
與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
平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
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
散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壽形按據此則以靜
澹爲宗以勤儉爲靜以靜爲學者也

范子

名甯字武子晉時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
虛相扇清談相高儒雅日替武子謂始於王弼何晏
深著二人之失以崇儒抑俗爲己任令餘杭縣興學
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宗之期年風化大行
晉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武子者凡六年乃守臨淮
封陽遂鄉侯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皆有典
證孝武帝雅好文學朝有疑議輒諮訪之指斥朝士

直言不諱以故出守豫章臨行上言道簡政靜坦公
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
乘休否而常夷先王致太平如斯而已今四境晏如
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
三日今無三日休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
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臣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
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孝武詔公卿普議得失甯曰
昔中原之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許其挾註本
郡自爾漸久壘相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

實宜正封疆以土斷戶明考課之科修閭武之法荒
小郡縣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
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府以統州州以監郡
郡以莅縣賦調役使皆復節限今并兼之家多不贍
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
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誦講闕而無聞凡庸
競馳傲誕成俗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
後家給人足賢人踵至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
丁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孝

武善之初甯之出非孝武本意故所啟多合武子在郡大設庠序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遠近至者千餘人取郡中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免官勤經學不輟以穀梁春秋傳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密爲世所重晉惟范氏爲名儒

夫子之時虛浮相扇儒道日替夫子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

王子

名通字仲淹隋時銅川人隋文朝陳大平十二策不

用隱居河汾弟子千餘人多助唐立功業如魏徵杜淹房喬受書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房元齡問事君之道仲淹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薛收問聖人與天地何如仲淹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仲淹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著書名文中子

天夫子生當五代綺靡之後獨能大聲疾呼繼董子
天倡明經術以啟韓子遞及程朱其學既正功亦甚
大偉今按所言備聖賢制述之意著帝王之道考六
代之得失讚易明春秋續書詩擬禮樂謂教以詩
無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
嚴矣志定則發以春秋於是斷而能變德全則導
以樂於是和而知節從事則達以書可以立制知
命則申以易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
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

語易則玩神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
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
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
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
者非具體不能及聖人知其然也立之以宗列之
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刑乎
遠表章六經多是類也

陸子一人於天下其精於書以正論皆風俗人情謀吏
名贊字敬輿唐時蘇州嘉興人由進士第中博學宏

辭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時命黜陟使
十一人行天下乃語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
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
事五術曰聽謠訟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
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
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
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
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
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

才幹蠱四賦曰閔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
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
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
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躋其言遷御
史德宗久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用兵之際問策安
出贄對曰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
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
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大權也是以前世轉

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所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意也德宗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機務數百贊皆周盡事情沛然有餘時號內相德宗以致寇引咎自責贊曰陛下自責堯舜意也然此乃羣臣罪蓋指斥盧杞之姦贊常奏曰請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德宗曰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憚人驚爲威福今茲之禍爲誠之敗也又諫者不密以自取名故不召對豈曰倦

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廢食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所謂誠信以致敗者臣竊非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審其言而不可不信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

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土之
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
馭以術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
不以情則其効忠薄止行則下從之土施則下報之
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
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則興師伐之臣有不
誠於上則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赦者以陛下所
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慎守而

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仲虺贊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
之功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
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
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王不美其
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
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到
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德宗還京贊爲中書舍人三年權兵

部侍郎恩遇彌渥貞元七年知貢舉明年乃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案牒叢
淆僞冒蒙真吏緣爲姦至十年不被調者缺或累歲
不補贄迺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天下
便之贄以西北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
練奏曰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
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
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
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仁忍小全大安

其居而動俟其時而行修封疆守要害溪塹隧列屯
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
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
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
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因建去
六失致八利之策時愛重其言不從也後以言事罷
爲太子賓客贄敬慎未嘗通賓客或讒短百緒貶忠
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聞其已卒贈兵部尙書諡曰宣

初興元勦亂之功贊有力焉其狩南山也道險阻不
平夜召贊不得德宗驚且泣詔得者賞千金已而上
謁德宗喜見顏間太子以下皆賀贊是以於事可否
必言之深切或規其太過對曰贊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違他恤乎旣放荒遠闔戶莫識其面避諂不
著書後儒錄其章奏爲陸宣公奏議言政事者必宗
焉深心正慎嚴其人深大至慎嚴其詞無劍以乘之
然夫子之學以誠信爲宗壽彤按夫子上天子書曰
其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誠
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可以知其所主矣

韓子

名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
表嫂鄭氏撫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及長盡通六
經百家學擢進士第署觀察推官又辟府推官操行
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博士遷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
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
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郎復爲博士旣
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自喻執政重其才改

此部郎中史館修撰轉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按視諸軍還言賊可滅與時
議不合愈奏淮西連年四鄉侵掠得不償費以三州
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立待然未可知
者在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右庶子及度以相臣
宜慰淮西奏退之爲行軍司馬乘遽先入汴說韓宏
使協力淮西平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
至潮表謝憲宗持示相臣曰愈前所陳是大愛朕然
言不知忌耳乃移袁州初退之至潮問民疾苦皆曰

海有鱷魚爲民害乃投以文而從之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悉計
庸贖所沒者歸其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且使會講聞者喜曰
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
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旣行衆危之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焉有受君命而
自顧其身乎遂疾驅入廷湊巖兵逐之甲士陳庭旣
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
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
以爲賊乎愈曰以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有子若孫在乎亦
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
故此輩不安愈曰然爾旣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
言衆皆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
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

廷顧大體不可棄之今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出之愈
曰若爾則無事矣歸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聽出入
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
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出入則勢輕後
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夫子性宏通與人交榮悴不易論文賦詩誘勵後
進館者甚衆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振起名教
宏獎仁義謂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
之指歸不振故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

後之學者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
世稱韓文焉謂荀卿楊雄之文疵而未醇曰是道
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子又曰孟子醇乎其醇者也作平
淮西碑其序如書其辭如詩作原道以闢佛老自
晉迄隋聖學不斷如帶退之獨喟然引聖爭四海
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
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夫子百有餘歲退之排二家

乃去千餘年撥衰反正用力倍而功齊自其言盛
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朱子讀其文爲編輯韓文
考異洵文章之正宗也註論語未及成後儒多用
其說壽彤按夫子之學發明仁義攘斥佛老遠接
心法於博愛謂仁行宜謂義上見一部孝經之通
旨也

心志效射愛隨之存宜歸焉士良一時名流之服
其流譽以對天子之學難用口述難與心傳
其異前文章之正宗以出歸歸未久如影隨形
於學傳心之限泰山其大未于其其文為歸歸
以志于翰筆辭意又主用其奇而為齊自其言肉

孔庭學裔弟二

貴筑傅壽彤撰

韓子

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唱第二時
太史奏日下見五色雲知諫院言切不迂奏書七十
餘上時相王曾喜曰比年臺諫多不敢言不則激切
近名惟此排斥權倖不負職耳宋仁宗求直言故琦
得竭誠以補政闕夏元昊叛琦曰元昊患邊議欲選
帥訓士營城積糧以待敵之可勝此外憂也若忠佞

不分號令不信宴衍之奢靡近昵之僥倖此內患也
且四夷內窺觀變而動臣願內患先除卽外憂自息
倘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患不獨元昊已
帝聽其言擢知制誥蜀餓使爲餽醫濟饑民二百萬
蜀人曰使者更生我也琦還悉形勢出爲陝西安撫
則延州圍立解言范雍節制無狀薦范仲淹知永興
軍元昊寇三川琦使任福領七千軍聲言巡邊部分
諸將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族焚其
積聚而還乃副樞密進陝西經略與夏竦畫攻守入

對請用攻策元昊寇鎮戎令任福出賊後如可戰則
據險設伏以邀其歸福違琦節度致敗琦改知秦州
復充西路招討屯涇琦仲淹在兵間久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
膽琦以遣戍兵不習勞賊輕之爲東軍而土兵勁悍
善戰請增土兵以禦賊寇減屯戍以實京師籠竿城
據衝要建德順軍以蔽蕭關建三萬人屯鄜慶渭三
州而通爲一軍以擣賊所不備破其和市屠其落種
因以招徠橫山橫山旣曠則夏不能支以我視彼如

穴中免耳與仲淹謀益堅元昊懼斂兵請臣遷樞密使帝以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開閣賜坐咨訪時務琦上九事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弼使契丹不辱命帝前惟琦調護之琦知揚鄆鎮定四州所至葺廩治武勸農興學人樂其愷悌定州兵驕不可使琦繩紀律布恩信習方圓銳三陣由是定兵冠河朔戊戌同平章事仁宗未立嗣琦乃懷孔光傳進曰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主猶能若是陛下心太祖之心

計立定耳乃立英宗會有疾曹太后垂簾聽政泣語帝過於琦琦曰疾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默然琦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太后曰是何言哉我心更切也同列皆流汗數日得獨見帝帝曰太后似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失孝乃爲可稱耳第恐事之未至父母焉有不慈帝大感悟元年夏琦欲太后撤簾還政取十餘事稟帝

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
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琦卽厲聲撤
簾簾落御屏後猶見后衣也琦以陝西多戍兵而食
不足請籍民丁爲義勇得十四萬人夏賊寇大順城
琦請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而夏人表謝英宗寢
疾請帝憑几書詔立太子是爲神宗加司空節度相
州帝曰誰可代卿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在翰林
有餘處輔弼不可帝默然琦識量英偉喜怒不形於
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危疑之際知無不爲

琦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預謂不
濟遂不盡人事哉復爲陝西經略王安石創新法議
開邊琦時撫大名奏曰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先富強
然後威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迨新制日下官吏刻
急從事而農怨畎畝商怨道路長吏不得盡其責上
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動搖邦本始謀者誤
也帝曰琦真忠臣朕不意爲害乃爾幾爲罷新法稚
圭在相愛如父母去魏爲立生祠年六十八卒於相
前夕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賜兩朝定策元勳之碑

贈尙書令魏公謚忠獻有諫垣存稿及奏議

主夫子究心論語若將終身史稱再決大策以安社稷尙已他如薦范子仲淹知永興軍謂王安石在不翰林有餘處輔弼不可所謂識在幾先一朝名相亦千古純儒也

范子

名仲淹字希文宋時邠州人徙家蘇州少有志操讀書晝夜不息食不給則糜粥代之舉進士第爲大理丞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

爲祕閣校理汎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執經講解無所倦感激論天下事不知有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尙風節希文倡之也仁宗朝請太后還政歲旱命安撫江淮開倉賑乏禁民淫祀上採徹十事以廢后事廷諍出知蘇州州多水田不得耕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授吏部郎具百官圖指其次第奏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委之臣下論建都仲淹奏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無事宜居汴有事宜居洛

陽可漸廣儲蓄繕宮室執政呂夷簡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由是罷知饒州有韓續者指仲淹爲朋黨於是祕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皆同貶以元昊事進仲淹龍圖學士陝西安撫使呂夷簡再入相詔釋前憾仲淹曰臣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遷知延州大闕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民遠輸勞苦屯兵爲持久之計拓疆禦寇皆用其策修承平永平等砦招流亡

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羌漢之民相踵歸業爲環慶路經略使初元昊誘屬羌六百人約爲鄉導及仲淹行邊以詔犒諸羌閱人馬立條約若讐旣和斷而私報者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抵負債爭訟告官爲理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不入砦者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受命自是始爲宋用也守邊數年羌人呼爲龍圖老子賊由川至涇原大掠仲淹聞之帥

師六千由邠至涇趨賊出塞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授參知政事朝廷委任仲淹仲淹語人曰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詔開天章閣召政兵三府條對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日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日減徭役當時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時邊陲有警爲河東陝西宣撫使知邠鄧杭青四州病甚賜藥存問及卒贈兵部尙書

謚文正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希文內剛外和性至孝能自節儉好施予置義田以贍族人汎愛樂義雖里巷之人皆知其名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及屬羌事之如父
夫子之學通六經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壽彤按
夫子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又嘗以天下爲己任不
擇利害爲趨舍其本仁義者以此人肯出探微

胡子

名瑗字翼之奉州海陵人以經術授于吳中宋仁宗

時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希文薦之布衣對崇政殿
與阮孝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處或以爲非古
制罷之授祕省郎教授湖州翼之教人有法科條纖
悉備具且以身先雖盛暑必法服嚴師弟子之禮視
諸生如子弟諸生亦親信如父兄時議興太學詔取
其法召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
常鐘磬驛召瑗與孝逸至太常議樂授國子直講樂
成遷太常丞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
旁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隨材高下

教以禮容遇者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也擢侍講
致仕諡文昭

夫子之學以尊敬爲宗壽彤按夫子讀書泰山十
年不歸得問見平安卽投澗下不復視所謂專也
設教必以身先雖盛暑必以公服坐堂上所謂敬
也

歐陽子之苦節士其書與吏刻令人之敬精刻新篇事
名修字永叔廬陵人母鄭氏守節誨之學宋興且百
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永叔得唐韓愈文讀

而慕之舉進士第一文章冠天下充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官言官廷諍之高若訥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久之知諫院修論事切直人視之若讎仁宗獎其敢言顧左右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充起居注官知制誥使河東凡利國便民者上十數事爲河北轉運使保州平爲賊脅從二千人宣撫使富弼欲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弗果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以黨議去修慨然奏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唯指爲黨則可盡

逐已被信任難以動搖唯有顯權是上所惡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四人同日去使羣邪賀於內四夷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知滁揚二州在外十二年遷翰林學士奉詔撰唐書奉使契丹不辱君命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尙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抑之由是文體正矣知開封簡易循理授禮部侍郎兼學士在翰林知無不言授樞密副使在兵府考天下兵數及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授參知政事在

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諸有司東宮未定協定大議神宗朝修力求退官以兵部尙書知青州請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詆移蔡州致仕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永叔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研稽異同爲稽古錄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有合於春秋蘇軾敘其文曰論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論永叔者以此爲定

論云

夫子之學長於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別白是非利害文章與經術相發明壽彤按夫子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放逐再三志氣自若嗚乎道非剛勇無以任也狂狷非中行聖人所以猶與之與

司馬子

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七歲能講春秋左傳手不釋書舉進士執喪盡情禮同知禮院必正名辨分務持大體同知監院請建儲嗣英宗立請太后還政神

宗初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
言曰陶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押班
後就職許之上書論修心之要一曰仁二曰明三日
武論治國之要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日必罰曰臣
平生力學所得在是光指佞力爭乃還翰林學士常
以史書浩繁不能遍覽爲資治通鑑以獻俾日進讀
王安石作新法害民光與安石爭論於朝抗章至七
八乃出知永興軍一路得免新法之擾移知許州請
判西京御史臺歸洛復陳六事加資政學士居洛陽

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自洛赴闕所至民遮道聚
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初
爲門下侍郎請開言路於是上封者千數是時中外
仰望太平光除王安石一切苛政盡復其舊凡鐵錢
茶葉之法皆由舊章謂監司多新進務爲刻急乃於
郡守中選近臣通判中舉轉運判官立十科薦士法
授尙書僕射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辭曰
不見君不敢視事遼夏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
輕生事開邊隙使至則問安否光躬親庶務不舍晝

夜皆朝廷天下事也君實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
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無過人者
但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天下敬之陝洛化之有
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
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
不信也贈太師溫公諡文正天下思慕如其私親至
蔡京擅政指爲黨人刻石長安石工王安民當鐫字
辭曰安民愚不知立碑意然司馬相公之正直而指
爲姦邪所不忍刻也乞免鐫名於石恐得罪於後世

聞者愧之

夫子之學以誠敬爲宗壽彤按夫子自少至老未
嘗語妄故曰誠又按少時每卧齋中忽蹶起危坐
樂人問其故曰時忽念天下事故曰敬天下快然出

楊子

名時字中立劍南人舉進士第師事程伯氏其歸也
程伯氏送之曰吾道南矣又師事程叔氏讀張氏西
銘與正叔往復辨論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
不仕者十年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政民不能

忘爲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
有使高麗者國君問龜山先生安在使還具以聞召
爲著作郎奏曰堯舜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聖帝賢王由斯道也黨禍至今未殄
願明詔有司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宣和初建守
禦之策不用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
入之數遷邇英說書聞金人入攻請嚴守備收人心
勤王之師四集請立統師一號令示紀律遷右諫議
兼侍講議者欲割三鎮以和極言其不可太原受圍

姚古擁兵不進乞誅古以肅軍政皆不報欽宗朝兼
國子祭酒極言蔡京蠹國害民請罷安石配享使邪
說淫辭不爲學惑去職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
備南宋初授工部侍郎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
恤勤王之兵乞寬言者以龍圖學士致仕諡文靖

夫子之學以循理去私爲本仁厚寬大能容物壽
彭按夫子嘗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
事而順然後爲得也講學著書天下推爲程氏正
宗與胡安國講論尤多在職論列皆切時事而大

者則闕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朱子
之學程氏益得諸中丞云

謝子

名良佐字顯道河南上蔡人登進士第得官書局端
國時召對不合轉徙州縣沈淪卑冗而處之浩然未
嘗少挫知應城縣南陽胡安國典學行部因執弟子
禮見其吏卒植立庭中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同時及
門之士稱其言論閎肆善於起發為學英果明決力
行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受業於程伯叔氏逾年

復往程叔氏日子何學對曰去於叔氏日是能切問
而近思者也著論語說象子系大集註精於性理遠
契心傳存語錄三十八章與楊尹游同為程門高弟

夫子嘗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
求是論窮理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是程門中
最切實者

尹子此類舉故問若天如雲霧不從而出曰爾有
名焯字德充洛陽人少師事程叔氏問敬正叔曰主

之謂問主一正叔曰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年
十九應舉第問誅元祐黨籍不對而出正叔曰爾有
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爾以善養不知爾以祿養
正叔曰賢哉母也授徒洛中深自韜晦得程氏之正
宗靖康初召至汴謝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
洛家盡覆死復蘇門人舁置山谷而免劉豫卑辭聘
之不從以兵恐之夜赴水得亡去徒行奔蜀至閬止
於涪曰吾師所嘗讀易也南宋紹興朝授崇政殿說
書有陳公輔者詆程氏學乃生書曰焯之學程氏四

十年使侍經筵不過陳其師說若舍所學則欺君而
背師就職曰人君如天言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反
是焉得不盡誠敬又曰人不可以自小若能以天地
爲心卽與天地同體顏子克已知斯道也克已在卽
偏僻最深者先克之權禮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
焯極諫又切責秦檜檜怒焯乞致仕寓會稽著論語
解質直宏毅心體力行其言行詳涪陵記善錄

夫子之學以敬爲宗受學伊川問敬曰主一之謂
問主一曰無適之謂遂服膺終身壽彤拔夫子被

徵至九江聞陳公輔攻程氏學即止不進高宗有
日觀尹焞之行盡一部論語真夫子知己也

羅子

名從彥字仲素劔南人累舉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
中立得程氏學慨然慕之中立爲蕭山令徒步從之
與中立講易至乾九四爻聞程叔氏說甚善鬻田走
洛問之而歸築室山中坐立必端往謁中立詠而歸
充然自得仲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矣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其議論淳正如此朱子謂中立倡道東南士之游其
門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造極如仲素者一人而已
中立曰讀書之法身體之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
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仲素志之諡
文質

夫子之學以知止爲宗嘗曰苟知所止則知學之
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壽彤按夫子曾
從楊子受學楊子告之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心

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
言象意之表夫子遂服膺終身焉

胡子

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舉進士第策對推明大學漸
復三代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爲
一湖南成都提學以喪歸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若將終
身授起居郎召見奏中興之策欽宗每臣僚登對必
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
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授中

書舍人言事持大體謹細微或曰事之小者姑舍之
安國曰事之大者起於細微出知通州南宋初授給
事中聞遷都吳越引疾還紹興時授中書舍人兼侍
講安國獻時政論以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
覈實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爲目論建
都宜定建康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設險欲固上
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鎮安
陸立志必恢復中原掃平讎敵迎復兩宮正心謂裁
決戎務必本方寸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

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養氣謂用兵之勝負
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氣曲直何如
願強爲善益新厥德信於夷夏無曲可議則至剛塞
兩間一怒安天下且曰諸葛復生不易此論也兼侍
讀撰春秋傳有陳公輔疏詆程氏學安國奏曰嘉祐
以來西都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載皆以道德
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迨王安石蔡京曲加
排抑故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祀典仍真遺書校正
頒行以是罷職進寶文學士後謚文定

夫子之學因靳裁之得程氏學既又與楊時游酢
謝良佐遊以故聞伊洛之正壽彤按夫子大抵以
立志爲先忠信爲本彊學力行愛君憂國立志以
程明道范希文自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行已
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治
心修身以男女飲食爲坊要

李子

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
洛之學謁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聖賢莫不有師肄業之勤
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
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議論問答得夫子而益
明孟子之後道失其傳自立門戶惟先生及伊川之
門得傳道於千五百年後經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
以廣大體之以仁恕願受經門下以質所疑遂受春
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說事親孝謹友于仲兄閨門內
外夷愉肅穆餘以助親戚之貧與鄉人處飲食言笑
終日油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人淺深反身自得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乃中庸之要指必體於身
靜得是理朱子曰李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充養
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
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平日恂恂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朱子曰吾從李先生
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進其上達不已如此

夫子因羅子得河洛之學壽彤按夫子嘗危坐終
日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又嘗語中庸曰中者
一篇之要旨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

歎卓爾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是以中為宗也然其用力於此也又在體認天理不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故雖教人默坐澄心而不學同於異端

則以遊歷明存於心不何味香未若日皆然李友士
原味常無適時離精問泰平日師對以其隨得探
決然無所主何辭家之深談分而日已歸言風脈安
情得故聖未平日泰成主發其理深而深而深而深
善然必樂之未幾隨之申以申而之要辭必豐於長

